乡村货郎

刘杰（甘肃）

“绳头、鞋底子、废铜烂铁，头发换针换丝线哩——”伴随着一声悠长的吆喝，夹杂着拨浪鼓声，货郎进村了。

在我儿时，货郎的到来绝对是令人兴奋的，很快，村子的中心区域就会形成一个热闹场。货郎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竹筐，一个竹筐上面还固定着一个镶嵌玻璃的小木箱，透过玻璃可以瞅见里面花花绿绿的丝线、玩具和针头线脑。其实货物只占一个竹筐，另一个装的则是换来的头发、猪毛、废铜烂铁甚至绳头鞋底之类。货郎大多是中年人，一副担子加一个拨浪鼓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到我们村子一带游走的货郎，大部分是秦安的，还有甘谷、武山一带的。

我们居住在关山林海深处，连一盒火柴都要跑到十里外的供销社去买，所以人们盼货郎来。媳妇婆娘盼货郎来，主要是为了换针换线，或者买一块头巾、一双袜子。年轻女子盼货郎主要是为了换丝线，清贫岁月里，村子里那些十八九至二十出头的女子，会把自己对某个小伙的思恋，都融进一针一线里，将并蒂莲、鸳鸯戏水之类的图案绣在鞋垫上。我至今也不明白，好多一字不识的姐姐们，哪来的聪慧，能把鞋垫做成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那些五色丝线都是年轻女子们用自己的头发换来的，与其说鞋垫是用丝线绣成的，倒不如说是用她们的青丝织就的。邻居家的姐姐和村里的虎子哥好上了，为了给虎子哥绣鞋垫，竟把两条又黑又沉的长辫子剪了换丝线！那个年月的情爱大多隐秘而朴素，却地久天长。

我们小孩子盼货郎是为了一份甜蜜。货郎的筐子里有我们最喜欢的玩具和豆豆糖，玩具太贵不敢奢望，但是换几粒豆豆糖还是做得到的。腊月里杀猪，我们就积攒猪毛，若是能弄到一束猪鬃就更加欢喜了，没猪毛我们就捡拾废铜烂铁，绳头、烂布鞋、塑料鞋底子，积攒起来，专等货郎进村，好换几粒绿豆大小的豆豆糖，丰富一下我们寡淡的味觉体验。哪怕只能换三五粒也好啊，还有什么能比糖对孩子更具诱惑的呢？

货郎来的次数多了，也就与村里人熟识了，除了做生意还和人们拉闲，传递一些山外的新鲜事。货郎坐在扁担上，装上一锅旱烟，就开始卖派（方言，犹炫耀）他的经多见广了。货郎的周围会迅速围拢成一个圈，山里消息闭塞，大家都想从他的嘴里知道更多的新奇事物，哪怕明显是他添油加醋的渲染。货郎大多有各自的线路，来我们村子次数最多的是秦安货郎老范，中等个头，腿有点罗圈，其貌不扬，可他逢人一张笑脸，再加上伶牙俐齿，当真是人见人爱。老范曾和我父亲交好，有时在我家歇脚，睡上一晚，吃一两顿便饭，走的时候会留下一包针或是几盒火柴。我从老范口中得知，货郎也是很辛苦的，风吹日晒雨淋是免不了的，每天走村串户少说也要走六七十里路呢，有时候还会遭遇野兽，不是生活所迫，谁愿意做货郎呢？

打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老范就是货郎，一直到八十年代末，快六十岁的老范才销声匿迹，因为那时候货物流通已经很便捷，货郎几乎没有市场了。昔日的山村逐渐起了变化，货郎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好多年不见他们的身影了，但是货郎曾经带给我们的快乐，仍鲜活地保留在我的记忆里，成为我童年生活中极为温馨的一幕。

两间老屋

宋扬（四川）

堂屋

堂屋就是客厅。城里高楼林立，能被主人延纳入防盗门的，确是称得上“客”的。而到了乡下，堂屋可没有防盗门守卫，就连堂屋外的晒坝也是开放的。坐在堂屋里，与门口路过的人仅隔了一道门槛，是可以打招呼的。

堂屋是一家人的“脸面”。那把西湖牌落地扇，曾是堂屋里最耀眼的存在。它大约三十老几了。三十多岁的人可说是风华正茂，三十多岁的电风扇却已老态龙钟了。年轻时它曾威武地立于堂屋之中，居高临下地俯视我。

母亲忙完一天的活儿，鸡鸭进笼了，锅碗洗了，猪有了吃食不再嗷嗷叫了，一家人的衣服搭在晒坝的铁丝上开始滴滴答答滴水了，沐浴后的母亲坐在电风扇前的圈椅上，闭着眼睛吹风。这一天，她的双手伺候过或粗或细的粮食，熬煮过猪食，揉搓过浸满汗水的衣服。这会儿，她的手松弛下来，闲适地放在圈椅的扶手上。此时，风是仆人。只有此时，母亲能无忧无虑地享受风的伺候。米和麦子为母亲补充体能，风带走她一天的劳累，定格了母亲对幸福生活的最高想象。

歇房

粮仓和柜子“抢”走了我的半间歇房，我的床只能挨墙摆放，仅剩可以勉强转身的空间。

小男生也可以把歇房打造成自己的小天地。小学时，我捉了几条鱼，放进装满水的玻璃罐头瓶里，搁在床头的凳子上。鱼在水草间游动，歇房有了生命的气息。后来我上了初中，大家开始流行往自家墙壁上贴报纸，以掩盖墙壁上的瑕疵与缝隙。我想方设法攒下一些小钱，我给土墙“美颜”的手段有点惊世骇俗——不用报纸，用纯白的纸，它们待在供销社的货架上，一毛钱一张。米汤调灰面，忙活一上午，我的歇房几乎有了砖瓦房的影子：四周，是洁白的墙壁；脚下，是父亲用水泥抹平的地面；头顶，是父亲用竹竿搭起来的“天花板”，看不到一根稻草和一星泥土。

读初中的一天，我在歇房的柜子里发现一封信，信的第一行是“亲爱的菊仙”。“菊仙”是母亲的名字。这一发现让我羞红了脸——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父亲这样叫母亲，我眼前不由浮现出母亲展信捧读时羞涩的脸。还有一次，我读到父亲的另一封信，讲他在干活儿的码头上被石头砸伤了脚趾，我伫立在柜子前，茫然无措，只能抹眼泪。两年才回一次家的父亲每次回来都会给我们带好吃的、好穿的，但是我却不知道这背后承载了多少打工生活的苦。

多年后，我还在柜子里翻到了父亲的一个笔记本，本上工工整整地誊抄着他写给我的信。我读师专三年，父亲每学期都会给我写一封信。在把信塞入信封之前，父亲都会把它们誊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是为了给以后留个念想。我很愧疚，父亲寄来的信，我从来没有过要留存的心思。重读父亲的信，读到他的打油诗“秋去冬来天气冷，勤加衣服是根本。身体健康精神旺，学习成绩天天上”，我的泪不自觉地流下来了……

金色的梦

孙世华（黑龙江）摄

香蒲扇底故乡风

王晓（江苏）

父亲从老家带来一把蒲扇，香蒲编的，心形，非常精致。拿到扇子，我就在猜：它出自庄上哪一位巧手老汉或者婆婆之手？年轻人断然没有这样的手艺，在离不了空调的年代，也没有制作一把蒲扇的耐心。

我们老家常见的扇子有两种：一种是大喇喇、硬茬茬的芭蕉扇，供销社里买的；还有这种蒲扇，河边塘坎采来香蒲，自己编的。别小看一把蒲扇，足以见出人的心思和心智。

父亲带来的这一把，算上品。前后各16根蒲草，相对穿插，向上伸展，铺排成扇面，往下捆扎，束成扇柄，根根分明，有队形，有走向。心形扇面的中间部分因为是起头处，有一条绞合编织的小梗，像中分线，由此向两边延展。蒲草上下穿插，简单的重复中自有一种整饬美。难的是收边，收心形边，全凭眼力和手感，既要有外延的放，更要有兜底的收，收放之间还要流畅无痕。整个扇子正反两面均无任何疙瘩节疤，流畅如一首诗，精美似一幅画。轻轻一摇，有蒲草香味，带着夏日水塘的气息。

“偶闲种蒲草，露气落庭深。”优雅的古人，将蒲草于院中栽种，要的就是人与自然物候的相通。

傍石蒲草瘦，傍湖蒲草肥。老家位于冲积平原的沼泽之地，通湖通江通海，蒲草多而肥。离老家不远就是淮安，那里人习惯用蒲草的嫩茎做菜。儿时去淮安走亲戚，一道茶馓烧蒲菜，味道极好，得知蒲菜就是我们说的草芽——香蒲嫩茎，颇不敢相信。

我们跟蒲草太熟了。

春二月，年刚过，大地敛寒，春水回暖，蒲草在水底悄悄地发芽。待春色渐浓，浓到吹面不寒杨柳风，蒲草的叶尖尖，嫩黄嫩绿的小芽芽，都勇敢地从水下冒出来，长天碧水，无限生机。

四五月，蒲草疯长。蒲草叶子一片抱着一片往上蹿，叶叶狭长，如长剑出鞘，根根纤碧，似绿浪沁心。一丛一丛，一片一片，长成气势，成了水鸟的天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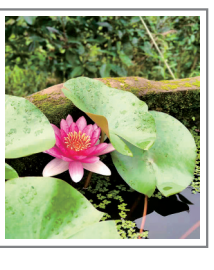
六月可采茎，编扇子，编席子，编蒲包——大蒲包留在除夕，放上白石灰粉，在门前屋后打稻囤印，预示来年粮食满仓，是过年重要的仪式；小的蒲包，可卖给熏烧店、豆干店，做蒲包肉，做香干，大约成人拳头大小，其中的肉或干子都带上了蒲草香味。还有呢，手巧的还能编篮子，小孩子去放牛，往牛角上一挂，里面放弹弓、鱼钩，还有知了、天牛、刀螂、鱼……广阔天地里的玩物真多啊！

到了七八月，可以采蒲棒头了。在城中心公园的水塘边，听到有人叫它蒲花，我一愣，旋即明白，蒲花就是我们俗称的蒲棒头。儿时，每到采蒲棒头的季节，傍晚收工的父亲常会给我们带好多回来。夜里乘凉，竹床边插一圈，点燃驱蚊。我们磕了碰了，捣个蒲棒头，绒毛毛敷在伤口上，不几天就会结痂。水边的孩子，靠着一枝枝蒲棒头，平安喜乐地生长。

曾经无比亲近的香蒲，从什么时候开始淡出了我的视线？若不是父亲从老家带来一把蒲扇，恐怕我就要和它继续失散，相忘于江湖而不自知了。

蒲扇有风，故乡徐来。

五彩池 第588期



把文字藏进大地

卢海娟（吉林）

我小时候，最早的读物是小人书，小小的一本，放在手掌心，有图有文字，每一本都是一个惊心动魄或是牵动人心的故事。最初，我让母亲读给我听，等到读小学，我学会了查字典，从那以后就可以自己看小人书了。小人书太少，满足不了我的阅读愿望，可是贫瘠的乡村到哪里找书呢？找不到书，能找到文字也是快乐——只要遇见带字的纸片我就一定要看个明白。文字蜂拥着占领了我的心头高地，它们不但在课堂上陪伴我，课后也会同我一起做游戏。

那时，我和伙伴们最喜欢的游戏就是在大地上“埋”字。

操场上、院子里、村路边，两个孩子选好地盘，或是背对背，或是远远地隔开一大段距离，各自拿一根树枝或石块，在地面上刻写一个字或词，写好后用土和细砂均匀地覆盖，把字“埋”起来，再用手把砂土拍实。有的孩子耍赖，会在“埋”好字的地方，跳着脚用力踩。

平平整整的一块地面，藏着两个孩子写下的稚拙的大字，字印在地面上时，那些被剥离的砂石和尘土都是帮手，很热切地参与了这个游戏，它们被孩子抓在手中，重新撒向那些纵横撇捺上，把字默默地保护起来。

游戏双方“埋”好字后，交换场地，去找对方的字。寻找的过程一定要细致、轻柔，像考古发掘一样，先用手或是薄薄的石片把拍过的土刮松，用手掌和手指拂去浮土，这时要仔细观察：刻字之前，地面的土干燥，有浮尘和砂粒，颜色浅淡，刻字时挖出的土必然湿润，颜色深；“埋”字的时候，两种土必然掺杂在一起，要想找到字的刻痕，必须仔细辨认，把“埋”字的砂土拂去，又不能破坏了字的痕迹。

找字的孩子，除了观察土的湿度、颜色，还要探测土的致密和松散程度，填充在字的笔画里的土，必然要比周边的土松软，沿着松软泥土的走向，用一根小棍或是干脆用灵巧的手指，探寻刻痕的走向，寻找时断时续的笔画，慢慢地，剥开砂土，加入自己的判断，让依附在地上的大字现了身。

“找到啦！找到啦！”

把小伙伴的字从尘埃里拉出来，让它沐浴天光，绝对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

整个童年，我们不断地把字“埋”在土里，由笔画简单的字，到一个词，再到成语，就像埋下金黄的种子，文字们在大地上连缀起来，成了一片童年的花海。直到今日，我还记得那些埋着文字的角落，还记得那些深深浅浅的笔画，也仿佛还能听到那响彻山村的银铃般的笑声。埋藏是播种，寻找就是收获，在这个游戏中，我们与文字有了更多的默契，这些参与了我们的游戏的字，变成了成长的天梯。有了文字，我的精神世界大门洞开，千奇百怪的故事列队而来。乘着文字的鸟羽，我在神奇的世界里遨游，享用着无穷无尽的精神财富。

百年风雨百年路

英名与旗帜

胡品选（安徽）

1921年炎热的夏季
微弱的地火在上海悄然跳跃
火光照亮一张张年轻的脸庞
襟怀连通信仰
时代精英汇聚一处
在苦难与压迫的缝隙里登场
开天辟地的事业有了希望

镰刀锤头是雄厚的资本
工农联盟是行动的依靠
马列主义是奋斗者的指南
翻身做主人，解放全人类
激流勇进的征程从未止步

大浪淘沙方显英雄本色
理想与忠诚的火车头一往无前
旗帜指引方向
冲锋的路上热血抛洒
曙光点亮灿烂的笑容
苦难的命运从此扭转

一茬又一茬不屈的力量，扛着旗帜出征
倒在驱散黑夜的途中
或气壮山河，或默默无闻
在有人倒下的地方，毫不畏惧的后来者紧紧跟上

扛起打不垮的旗帜，去完成未尽的事业
将革命进行到底
关山重重，英灵不朽
夯筑起充满希望的事业基石

抚今追昔，旗帜下是行动成就的伟业
前赴后继者的英名
还有那逝去的风华
与旗帜融为一体
一串高大的名字闪烁光辉：
李大钊 恽代英
瞿秋白 方志敏
杨靖宇 赵一曼
……
他们将美好的夙愿
在生命灿烂的瞬间化作永恒

不朽的信念编织成永不凋谢的花环
护佑着共和国冉冉升起的太阳
旗帜迎风飘扬，从不停滞
因为坚定的信仰坚强有力，一呼百应

同舟共济，担当先锋
为人民服务，团结召唤新人辈出
社会主义建设掀起高潮
各行各业激情飞扬
岗位成才创新苦干
党旗下的赤诚，化作豪迈的心曲

平凡中的非凡，塑造可贵的崇高
随着共和国的节拍奏响强音：
王进喜 焦裕禄
邓稼先 时传祥
孔繁森 郭明义
……
旗帜肩负使命
与时代携手憧憬
引领伟大复兴
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
风雨兼程，在洪亮的誓言中
绽放出无愧于党性的荣光

主管主办：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社址：成都市青羊区敬业路108号T区2栋8楼 电话：办公室(028)80640466传真 通联发行部(028)80640468 记者部(028)80640455 编辑部(028)80640470 事业发展部(028)80640473 邮编：610091 精神文明报社照排 四川工人日报印刷厂印（地址：成都市一环路东三段31号）